

小小针线包

□ 合肥 日月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当兵到部队,就与针线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一到部队就给每个战士统一配发了“三包”:黄挎包、枕头包、针线包。黄挎包,行军时左肩右挎;枕头包,就是一块四方四正的白布,主要用作包换洗衣服,然后用来当枕头;针线包,是一个长不足五六厘米、宽不足三四厘米的黄色小布包,包里装着五根长短、粗细不一的针和红、白、绿三仔棉线。

起初我对这小小的针线包,并没重视。后来部队组织我们新兵到驻地的淮海战役纪念馆接受优良传统教育时,偶然间,我在陈列馆中玻璃柜内发现一件发白的陈列品,居然就是小小的针线包。别看这小小的针线包,一点儿也不起眼,但却是“革命的传家宝”。据讲解员介绍,小小针线包,寓含着军人保持艰苦朴素的政治本色。

针线包虽小,也很不起眼,但它伴随我军从小变大,从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是部队一件十分珍贵的小得不能再小的被装,是一件传承我军光荣传统和光荣历史、最为珍贵的“文物”。它孕育着一种品质、培养着一种作风、承载着一种精神,那就是艰苦奋斗!

做针线活,其实不好做。第一次拿起针线,是在部队领到领章和帽徽,拿着领章往军装上钉。对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

记得当时,我笨手笨脚好不容易把领章与衣领边线对齐,小心翼翼地拿起针,缝着领章时,一不小心,手指就给针刺得鲜血直淋。就这样,缝的领章不仅移了位,而且还不对称、不平行。这真是应了一句俗语:“看人家吃豆腐牙齿快。”班长在一旁看着也乐了,笑嘻嘻地夺过我手中的军装,一边拆掉我原先钉好的领章,一边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拿针,如何缝领章,最后还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钉好领章。

而钉领章,是每个军人常干的一件针线活,每周军装至少得洗一次,洗一次,领章就得拆一次、钉一次,如果不拆,连同衣服一起洗,久而久之,鲜红的领章就会褪色,就会影响军人的仪表。在部队看一个士兵是老兵还是新兵,只要看他身上穿的军装与领章新与旧的程度,就知晓了。旧的,一定是老兵,崭新的军装和领章,十有八九是新兵。所以钉领章,是每个军人常干的一桩针线活。

小小针线包,在军人日常生活中是一件不可缺少的“装备”。衣服磨破了,鞋子烂了……都得用它去缝补。特别是缝被子,更是一件技术活。在部队,战士一般都是以排为单位一个宿舍,战士睡的床全是清一色的上下铺,床铺上底层铺一张毛毯子、一张棉垫子,然后铺上一个白色床单,床面上摆放整齐划一的枕头包、叠得四方四

正的被子和军大衣,这就是军人的内务。盖的被子每年都要拆洗至少一次,每次洗被子,先得把被套子拆下来搓洗,我当兵那会还没有洗衣机,那时我们洗被子,先把拆好的被套放进水池泡一会,然后用肥皂搓洗一遍,又放半池的水,把被子浸泡片刻后,就赤脚在被套上翻来覆去地踩个不停,水池水变清了,就把被套拧干晾晒,被套晒干后,方能将被絮平整地铺在被套上,从被套没开口的一头,开始把被套和被絮一起卷,卷好后再从另一端慢慢地翻转铺平。这时就要用上针线活了。针线活可是一件细活,老兵缝被子线直、针脚均匀,好看;新兵缝被子针线歪歪扭扭的,针脚大小不一,不仅难看,而且还影响内务整洁。我在部队就从这细微针线活开始学起,学钉钉子,学缝补衣服,学套被子……

后来我调到机关工作了,一个人一间宿舍,缝被子也用不着那么讲究了。但我还是精益求精,精耕细作,穿针、引线、挑针,十分娴熟而流畅。就连我当了干部,成了家,也时常拿起针线包,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也时刻没有忘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一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光荣传统。更没忘怀小小针线包里蕴藏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的精神。

开百花之先 独天下而春

□ 合肥 朱晓奎 文/图

春节刚过,阴寒湿冷,处处梅花盛开。想起南北朝诗人谢朓《早梅》诗中的一句:“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梅花早先开放,尽管天气依然寒冷,她总是傲然独立,毫不畏惧。而南北朝诗人陆凯《赠范曄诗》写道:“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江南没有更好的礼品相送,姑且赠上一枝梅花以报春。所以梅花也成了“报春”之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梅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警世贤文》里有一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其言成功需要辛苦的付出。唐代黄蘗禅师《上堂开示颂》言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表达对坚志修行以得正果的决心。

每当梅花盛开,天气渐暖,草木发青,人们不由得兴起踏青赏花的兴致。其实,观赏梅花的兴起,古已有之,从诗文记载来看,大致始自汉初。《西京杂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

唐李商隐《忆梅》诗:“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滞留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依依不舍地向往着春天的景物。寒梅最能惹起人们怨恨,因为老是被当作去年开的花。由此,梅花又称“去年花”。

宋代是古代艺梅的兴盛时期。宋代最著名的咏梅诗要算林逋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百花凋零,独有梅花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媚艳丽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稀疏的影儿,横斜在清浅的水中,清幽的芬芳浮动在黄昏的月光之下。寒雀想飞落下来时,先偷看梅花一眼,蝴蝶如果知道梅花的妍美,定会消魂失魄。幸喜我能低声吟诵,和梅花亲近,不用敲着檀板唱歌,执着金杯饮酒来欣赏它了。

明代诗人道源《早梅》诗写道:“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银装素裹的天地中,只有南边的树枝上还有几朵梅花盛开。

反映清朝宫廷生活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除夕夜在倚梅园吟诵:“香中别有韵,



清极不知寒。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开启了她与皇帝、果郡王三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情缘。这首诗来自唐代诗人崔道融的《梅花》,原诗是这样的:“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横笛和愁听,斜枝依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朔风就是北风,北风如果能够理解梅花的心意,就请不要再摧残她了。剧中用了“逆风”一词,令人费解。

所有的梅花中,我最喜欢的是白梅。元代王冕《白梅》诗中写道:“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白梅生长在冰雪覆盖的丛林,不与桃李李花混在一起,沦落在世俗的尘埃中,足见素洁高雅。唐代张谓《早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溪水桥边早春先开的白梅花,被人误为经冬未消融的残雪,极言其洁白无瑕。

当然,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最是气势磅礴。

《沧桑风骨》展示 张氏百年丹青史

□ 张宏明

近日得知新安画派张翰飞一族六代百年丹青史的《沧桑风骨——新安画派张家百年丹青》一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恰好我与该书作者、著名中年作家周玉冰比较熟悉,于是便向他索书,以便扩展自己的认识与书画史的知识。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周玉冰写道:“岁月流过了三个春秋,我也经历了一次洗礼。”洗礼这个词可非泛泛而谈,一定是有什么精神的力量触动了作者的情怀。果不其然,“这一方面,源于传主们的可贵精神和人格力量;另一方面,是我以敬仰、认真的态度去刻画他们的命运走向,把握精神脉络”,周玉冰秉持的真实性与可读性为文化名人认真写作的态度,就好像一石掉进了静如明镜的深潭碧波,也在我的心灵里激起回响涟漪。

我其实对新安张氏家族持续六世的书画创作的成就并不了解,其社会影响与知名度因为他们的低调而没被社会广泛喧染,正可谓“乡有遗贤吾不知”,令人遗憾和惭愧。感谢作者周玉冰,用长达三年时间为社会奉献了这么一本有情怀、有思想、有文采的关于一个家族书画艺术史著作。这样的结论绝非言过其实,如果你看过当今名头很吓人的所谓传记抑或个人回忆录,往往是史料的堆积或者获奖目录,便可以得出相似的印象。周玉冰写作严谨,他把传主放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钩沉稽考,具有史学著作与文学及艺术相互叠加的错落有致,由此可知他的知识储备、人文底蕴和写作技巧。

在书中,作者在传主个人档案资料并不丰富的困难条件下,采取十一章加附录的方式,勾勒了徽州张家从清朝举人张训臣,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张翰飞,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毕业生张君逸以及张仲平和子孙共六代从事笔墨丹青的历史过程,每一章用4至12个不等故事与经历展开,介绍了这一家族的发展变化,为艺术上下探索的艰辛历程与取得的令人钦佩的艺术成就。把本书视之家乘可以,视为中国近现代的书画艺术史亦无不当,因为张家每一代人的个人艺术造诣与时代演进的大的背景密不可分。比如张训臣,不独清末《歙县志》有载,还是民国国学大师吴承仕的老泰山;又如张翰飞,被时人称“新安三雄”之首,上世纪三十年代即与山水大家黄宾虹、汪采白并驾齐驱,深通画理,雅富收藏;再如张君逸,学养深厚,画风秀逸,解放后在省艺术学院从事书画教育工作,悉心传授教徒,当今安徽省的不少书画大家,比如朱松发、耿明、葛庆友、童乃寿等皆出自门下。

《沧桑风骨》的序文分别由省美学学会会长陈祥明和省诗词协会会长叶如强撰写,两篇大美文字为本书的确增色许多,而“附录”中的名家评论别具一格,围棋大师过旭初、央美教授薛永年与郭因、孙克、舒士俊、顾大风、张小平、潘立纲等纷纷不惜笔墨,盛赞历代张氏作品的特色,可谓字字珠玑,引人入胜,充分说明了此书的选题正确和作者的辛勤劳动获得了社会的回报与肯定。